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賈　鈇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鈴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錄監生臣許祖懷

稗編卷二十　　　明　唐順之　撰

禮經二

論稅賦出于私田　　　鄭伯謙 後同

或問畿外有貢畿內有賦有稅有征斂之目其別如何曰公田以為稅私田以出賦征斂則稅賦之總名家征力征則以一家餘夫之力言之夫征地征則以一夫私田之賦言之若畿外諸侯則食公田之稅以為祿幹私

田之賦以為貢耳學者於貢賦稅之說何其紛紛也愚請略公田之稅而姑論畿內之賦次及於畿外之貢然後紛紛之說可以盡折而一之人徒見夫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則以民賦為止於兵車以九賦為諸臣祿田之賦非也稅賦雖一而賦有三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此兵賦也甸出長轂一乘此車賦也一曰邦中二曰四郊而下此九等之賦也時方有事則農出一兵甸出一車事已則兵還於農車還於甸雖名為賦其實則使民自

為衛耳有以足軍之用而未有以足國之用也國之大用有祭祀有賓客有喪荒羞服有工事幣帛有芻秣匪頒好用不取諸民於誰責而供之於是始取百畆之私以制九等之賦勸九職之任以代九賦之出今攷之周禮國中四郊之賦閭師征之野之貢賦縣師征之委人征薪芻木材獸人廛人斂皮毛筋角角人徵齒角羽翮丱人收金玉錫石澤虞取國澤財物掌葛掌染草則征絺綌染草以當邦賦掌炭掌荼則征灰炭茅莠以當邦

賦其始也以九穀為主而其終則皆以九職之物充賦其始也以五等定輕重而其終則皆以年之上下出斂法熟讀一書其所以孜孜於田賦之說者蓋以其未始立法也若公田十一之税周禮曷嘗一言之豈惟公田太宰九等之賦不言軍旅亦以一兵一車之出自有定制耳此自黄帝為井牧以來未之有改彼則自周公之身而經始之色目常慮其巧立輕重常恐其過差有無常患其相逢受用常憂其相亂是以太宰正其名載師

酌其數閭師縣師隨其物太府謹其待用蓋其終始本末無毫髮不經思慮者達之王畿之外則有異名而無異法諸侯食其税於國則税之名變而為禄諸侯納其賦於王則賦之名變而為貢始於太宰之致其用中於司馬之制其賦終於小行人之令其獻考之職方氏自揚之金錫荆之丹銀以至并之布帛此即取物以充賦也又考之大行人自侯服之祀物甸服之嬪物以至要服之貨物此即變賦以為貢也其纖悉委曲則與畿内

無一不相應者盖嘗以禹貢之書攷之然後周禮貢稅賦之别源流會通益無可疑者夫兾州在王畿之内堯之所都也厥賦惟上上厥田惟中中是公田之稅雖其等在五而私田之賦折以他物則其等實在一也此乃太宰之九賦也八州在王畿之外諸侯之國也田賦之下於是始立為貢篚之制焉有金木鉛石之貢有漆絲羽茅之貢有球琳琅玕銀鏤砮磬之貢此則太宰之九貢也然禹貢與周禮少異者周禮畿内之類通可以言

貢而禹貢則專指以為賦禹貢畿內之賦專以米粟之屬而周禮則雜以他物代之此特其微異者耳不害其為同也周衰王制不明貢稅賦之法不復存成王周公之制魯之宣公初稅畝是以公田之外復履私田之畝行十一之稅雖然賦則尚無恙也至於成公之作丘甲則每三甸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復司馬法之舊哀公之用田賦則受田百畝而出賦二十畝私田之賦非復載師之舊至於邦國之貢益悖謬而無統包茅不入王

祭不共是諸侯既不致貢於天子子産言鄭伯之男而使從公侯之貢是晉人責貢於諸侯者又難給焉此豈惟非周家之舊法哉虞夏貢賦之法自三代以來所謂相承而不廢者至春秋而掃地矣嗚呼讀周禮見周之所以盛讀春秋見周之所以衰

太宰節財用

或問王制之書言冢宰歲杪制國用此九賦九貢之後亦有九式以節財用冢宰與王論道經邦者而區區於

理財用之末何也曰君心之非莫大乎侈心之生財聚於公上而大臣不敢撙節於其間則府庫之充牣財物之浩穰而人主之宮室器用服食賜予一切始無度矣是固蠱壞心術之大源而以道佐人主者之急務也余嘗論冢宰屬官以為內外庭宿衛之士士之賤者也烹庖饔膳之事事之辱者也魚腊酒漿醯醢之物物之微者也次舍幄帟喪服為末用宦寺嬪御洒掃使令為冗役而宴私玩狎之際易以惑悅人主之耳目而侵竊大

臣之權柄是以冡宰一舉而盡握之此固一說也然而府庫之財物國家之耗費亦莫大乎是數者之間使太宰身不得總其人心不得約其用則多寡豐殺去取用舍損益之目誰得而撿之秦漢以來散無統紀武帝窮奢極侈尤為無度衛士已三萬人而郎衛之外又增置期門羽林南北軍之外又增置八校尉無復多寡之節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税以充天子私供養太官士丞主膳食湯官主餅餌導官主擇米胞人主宰割無復豐約

去取之制黄門給事禁中鉤盾掌苑囿尚方作禁器御府主衣服掖庭永巷亦置八丞上林池籞多至十監無復用舍損益之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疋金錢以鉅萬計縣官空虛而吏始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矣異時元帝在位雖號温恭少欲而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疋此御史大夫貢禹所以拳拳獻忠願減諸

離宮及長樂宮衛之大半太僕減食穀之馬水衡減食肉之獸省宜春之苑罷角觝之戲復齊三服官之舊而還高祖孝文之節儉也雖然禹徒知高祖孝文之節儉而豈知有太宰九式之均節耶以周禮考之膳夫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庖人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禽不會酒人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内府歲終不會王后之服司裘歲終不會王之裘與其皮事夫一歲之財有限而司徒所以制一歲之入

冢宰所以制一歲之出者亦有常令而皆曰不會豈真使王后世子得以自便而自取耶彼賤有司也以區區賤有司而與至尊較出入之是非計用度之當否則於勢為不順於事為難行是以上取之而下供之而多寡豐殺去取用舍損益之數則自有九式存焉吾何與知而與至尊者較曲直取與耶是故好用匪頒吾則共之芻秣幣帛吾則共之工事羞服喪荒賓客祭祀吾則共之以至向之所謂賤士辱事微物末用冗役吾又一切

共之而一曰祭祀之式至九曰好用之式太宰則總持之夫惟財共於有司而式法持於太宰是以人主不敢違式法而過取百官有司於此亦不敢至於違式法而過共宰夫以式法掌祭祀酒人以式法授酒材掌皮以式法頒皮革委人以式法具薪蒸木材職幣以式法斂幣餘職歲以式法賛逆會大府以式法頒貨賄人主之私心以式法而礙則侈心以式法而銷國用不屈民力不匱而王府之財用始沛然有餘而論道經邦之地始

造原立本於此而無以蠱壞之也或曰小宰之職以法
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其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
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令九式之中乃不及朝覲
會同軍旅田役何也曰朝覲會同之用不過牢禮委積
膳獻飲食賓賜飧牽而已此則賓客之式也軍旅田役
之用亦不過幣貢委人共委積薪帛司勳掌賞地宮正
頒衣裘車人矢人繕人槀人司弓矢司甲兵之數一切
皆有法式以給其財此則幣帛芻秣匪頒工事之式也

或又曰軍旅田役莫大於餱糧而不爲之式何也曰居者積倉行者裹糧人自爲具非公家之所給也公家之所給惟官府中供軍事者耳此則有廩人治師役之糧食倉人共道路之穀食遺人掌道路之委積是不爲無法也大抵太宰之所謂理財惟急於理其出而已盖財多則下之用者易失之滲漏上之取者每患於過差九式之法不過以撙節人主亦以隄防百官有司之失物避名也式法不行而後上下始交征利矣錙銖而取泥

沙而用竭九州之財不足以贍一人之欲而公私始俱受其病矣嗚呼是其所以爲秦漢歟

論理財重會計之任上

或問周制天下之財皆受令於太宰而總於太府其王府則專掌王之器物以共王之服食好賜其内府則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其外府則專職邦布以待邦之小用至於司會則惟總其會司書則惟總其書職内則惟記其入職歲則惟稽其出

職幣則惟振斂財幣之餘與夫司裘掌皮則又皆惟會計一物一用是自太宰而下其出納移用之權盡總於太府而司會至掌皮則不過糾察鉤考之而已然太府則下大夫為之長而司會則反以中大夫為之長司會之權反重於太府何也曰此聖人之深意也以會計之官稽掌財用財之吏茍其權不足以相檢括而為太府者反得以勢臨之則彼將聽命之不暇而何敢以究鹵莽而察姦欺鹵莽姦欺無所忌則沉溺掩蔽之弊生而

匱乏之枵虚之患至暴征横歛之原必自是而啓矣是以聖人必使之有相臨之勢以去其相黨之私然後理財之本末為可觀今以司會而下攷之所謂職内職歲司書職幣司裘掌皮亦均之為理財也宜屬於太府而皆司會主之司會之權不重乎不惟此也太府須其貨于受藏之府須其賄于受用之府凡掌財用財者無不於太府受財焉而詔王及冡宰廢置乃司會主之司會之權不重乎抑又不惟此也司會司書皆一體也司會掌

六典八法八則之二司書亦掌六典八法八則之二夫六典以治邦國八法以治官府八則以治都鄙乃宰相之職業而太宰之所以佐王者也二之以小宰固其理埶之當然彼司會司書乃亦得而二之司會之權不重乎夫惟會計之權重則糾察鉤攷之埶得以行於諸府之中事不至於欺偽用不至於乾沒數不至於虧耗國計不匱而功化無不舉推而至於典法則之處無不各行其所行大抵欺罔不生則財用足財用不缺則百度

無所虧可以備威儀可以興文物車旗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衣裳冕弁尊爵俎豆之禮上而郊天祀地下而師田行役冠婚喪祭皆可以並舉而無遺當其禮制樂作兵寢刑措而餘財餘力之效雖神祇祖考尤安樂之治道之成天下夫孰有廢而不舉者向使司會之於太府不敢論其曲直當否不敢抗其是非上下相蒙以為欺而彼此相容以為姦則不終日而匱乏隨之矣財力既屈國用蕭條下無以應無厭之求上無以充法式

之用上下觧散而禮樂庶事廢墜而荒落向之所謂六典八法八則太宰固不得而自行矣然則周家所以重司會之權者固將以助太宰之治也春官太史亦然鄭氏不深於周禮乃謂太府若漢之司農司會若漢之尚書不知漢以司農少府掌内外之財而尚書特少府之屬官耳糾察鉤考之權安得以其屬而行於其長也而後之儒者則又疑泉府倉人廩人掌泉穀之出入而不會計不知此三者之列於司徒特以其事近於民耳若

會計則同出於司會而已且其致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財用所以於其入而會之也掌官府郊野縣都百物之財用所以於其出而會之也以其入而考其出所以參互而會之也百官之府百里遠近之郊三等之采地司會皆得以會之固不應若尚書之甲而法不及行於司徒之屬也先王建官之意深矣漢唐何足以知之漢興之初亦嘗少近於此以蕭何為相國而以張蒼為計相計相之權正周司會之職也命名曰相與相國並立

其事權為甚重計天下之財而財不在其手其鉤攷為甚公使漢終守此制而行之於司農少府之上夫誰曰非古然其遷計相也止於一月其更計相而為主計也又止於四歲自是而後主計之名與蒼俱罷矣司農少府各自受天下之財入而三公之屬又有倉曹以主倉穀有金曹以主鹽鐵貨幣又自分司農之財而有之而會計之官獨無聞焉遂使鄭氏猥以尚書而充之每覩文帝問一歲錢穀出入之數而平勃皆以為不知而請

問治粟内史則知錢穀自司農之外無有能知其數者
宣帝之世韓延壽守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是時蕭望
之為御史大夫即遣御史詰問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
聞事不敢不問豈自計相罷後御史總領天下之財計
耶是未可知也自光武歸禁錢於司農歸水利於少府
歸鹽鐵於郡國意善而治不精故章和以後改司農平
準為中準而列於内署而取少府之所掌尚藥太官御
者鉤盾尚方考工諸曹列而為監又盡用奄人以領之

不惟無稽攷之官而士大夫亦無復有與財計者矣以至李唐此弊不革財雖掌於士大夫之手而糾察稽攷猶未有執其權者且三司使之名一曰鹽鐵二曰租調三曰度支度支以相會計其名非不美也然當時三司獨設副使以三司使為之長則度支要是三司使之屬耳其官長治財而其屬攷之於勢為不順宋朝三司使其屬官亦有磨勘司均之為失周官之意也渡江之後南庫令宰相提領雖稍異於他官之檢覈而内外不得

以兼統矣然則因宋朝之磨勘司唐之度支使漢之計相而正之以周人司會之名使之權尊勢重以臨於三司之上而受令於三公之下國用其庶幾乎

會計論下

或問西漢自計相主計之罷司農少府分受天下之財倉曹又分司農少府之財利權散主漫不可攷疑其為防甚疎矣而當時之財物反以充羨東漢自光武歸鹽鐵之利與郡國併水衡之利於少府出少府之陂澤於

司農司農以四時受郡國錢穀之數四方調度一切關
請又有尚書以參互鉤考之利源始澄不相淆亂疑其
為防甚密矣而當時財物反以耗散而不足何也曰東
都之不足固其法之所宜有也宫中用度一切付之有
司豈後世之所能堪尚書少府之屬耳焉有其官長理
財而其官屬能攷之者前二論已詳之矣此不必復論
乃若西漢之所謂充羨亦不過一時取天下之財而聚
之公上耳非有會計之法以通融上下之有無以均節

財用之出入而至於有餘也食貨志言武帝之初承文景之後都鄙廪庾皆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腐敗而不可食財物之浩穰漢之富庶於是為極矣然建元三年平原河溢民已相食何但若此廪廪也六十餘年之富庶曾未三年遽不足以支一朝之變乎蓋自賈誼鼂錯勸文帝以蓄積均之為蓄積也誼則欲公私之兼足而錯則專剥民以厚君今年入粟於邊郡明年入粟

於內郡郡縣之倉庚皆盈矣而民則無顆粒之餘平居無事猶以自支而不見其缺一旦旱乾水溢變起倉卒民則何以支此帝也哆然徒見其上之有餘而不知其下之不足外則窮兵黷武內則窮奢極侈公卿大臣曾無一人焉執均節之法以限制其方張之意至是則公私俱困矣竭四海之財不足以贍一人之欲財力既屈急征橫斂生民復被其毒蕭然殆無以異於水旱之時也嗟夫舉天下之財而藏於國其斂之既無度舉國家

所有之財而奉一人其用之又無節而其極也又不免暴征於民以寬其目前之計若是而猶曰西漢之財物充羡吾亦不知其以何者為充羡也況又有所謂鹵莽敝匿之失乾沒滲漏之弊千姦萬欺之轉移攘竊乎取之無度用之無節而會計之尤為無法盖嘗觀之中尉脫卒動數萬人王温舒樂安隱田幾四百頃康衡關東流民無名者四十萬石慶少府陂澤多為貴戚冒墾石顯版籍甚不明而口筭田租所入甚無定數也近稅武

關以給守卒遠田車師以給過使上武紀公車索米於長安東方朔掖庭出私錢以養宗室丙吉郎官出私錢以市財用楊惲劑劵甚不明而廪禄所給甚無定所也會稽計籍三年不上嚴助内史假貸殖多不入倪寛東郡官錢放散至千餘萬韓延壽乘傳而行郡國矯賦至六百萬賈誼課最甚不嚴而州縣所供甚鹵莽而無定期也乘輿賜竭取給大農食貨大農錢盡續以少府賈誼平陵工作取諸水衡宣紀私用經費甚不常

而緩急所移用甚紊亂而無定制也以至無額雜賦羡租之積尤為泛然無統如贖罪之錢儲於北軍江充無名之錢儲於郡內張安世卒吏之錢寄於州郡東海廩犧之錢寄於馮翊韓延壽軍市之租委於邊吏馮唐則其渙散尚有未易究者執掌之官吏出入之司尤存不聞有奉公廉平者糴邊穀百萬而虛數至六十萬斛趙充國僦民牛車而增價至三十萬田延年甚者或私僦賓客而入多逋負鄭當時則其轉移侵蝕尚有未易

悉數者葢自漢家無計相之官公卿大臣無有能知錢穀之數是以人主肆其侈於上人臣肆其欺於下而民獨被其害於中以至於若此時也周家之所謂充羡宜不如此夫以漢去周之近使其參酌周制有書契版圖如司書則口筭田租何至於無定數有頒財受財如太府則劑券廩給何至於無定所有九貢九賦九功之令財用有日成月成歲成之攷出入則課最期會何至於無定期有玉府外府則經費私用必不至於紊雜有職內

職幣則羨租雜賦必不至於渙散總而言之有會計之權如司會之重則凡百官吏又將不敢以容其姦欺柰何聚天下之財於公而聽君臣上下之各自行其私乎恣人以財而人無不貪猶飲人以酒而人無不狂也與人以利而人無不取猶飼馬以芻粟而馬無不食也周公創法肯若是其疎乎周家會計之法所以為盡善者蓋不獨攷其國之財亦將以併考天下之財也以司書觀之所謂知民之財者則諸府所受之貢賦必欲知其

欠餘也所謂知器械之數者則執事官吏所用之器械必欲知其存亡也至於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則井田夫家有多而有寡牧野畜產有蕃而有耗無不考之知山林川澤之數則山林之材木有童而有殖川澤之蒲葦魚鼈有盛而有衰無不攷之若其有餘則輸官之數必不容其虧若其不足則輸官之數必不取其盈蓋上下相通有無相濟合天下為一體而為之不若漢之判然不相關也論財物之充羨其本末源流要必如是而

後可

宿衛

或問宫正掌兵衛宫伯掌郎衛而兵衛郎衛則皆統於太宰何也曰宿衛不統於太宰則内外之勢有所限隔而賢否之人無所決擇事權將分政令將下移而錯出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曰信如是說則九兵皆宿衛也虎賁之虎士何以掌於司馬司隷之隷何以掌於司寇司寇猶有可諉者曰是掌外朝與京師四夷之兵耳若虎

士八百人自六軍之外獨此為王之親兵乃不統於太宰而散於司馬何耶曰司馬亦聽命於太宰耳必散於司馬者内外雖不可以不相統而彼此之勢則不可以不相持是故兵衛掌於宫正而王之親兵與四夷之兵則掌於虎賁與司隷昔者西漢之世以期門羽林等為宫禁之親兵以衛尉掌宫門之屯兵而以城門校尉掌京師十二城門之屯兵及三輔所屬於中尉之兵所謂南軍蓋指環衛王宫在長安之内者言之所謂北軍蓋

措十二城門及三輔屬中尉之兵在長安之外者言之
及武帝增置八校之兵以中壘益北軍以長水池陽胡
騎益南軍蓋北軍不出長安之外南軍不散在三輔之
中八校則包南北軍在其中矣是故周勃安劉氏乃北
軍制南軍之效劉屈氂發三輔近縣兵及長水宣曲胡
騎入長安與太子戰乃南軍制北軍之效宋朝有閤門
司皇城司又有殿前司皇城司有親從官數千人入內
內侍省都知與副都知同主判之殿前司有馬步軍殿

前太尉獨統攝之是故皇城一司於内庭宿衛無不預者而獨宿直諸班禁衛則初無所統攝殿前一司雖統攝諸班禁衛而皇城之事亦㤄然不相關是漢以南軍北軍相制而宋朝以皇城司殿前司相維持大抵皆祖周人之遺意而其所為不同者漢南北軍雖隷於三公而掌於太尉然皆以文屬而政令不行於其間國朝則皆統於樞府周則皆統於冢宰此所以遠過於漢也故嘗因是而攷之以為周人宿衛之制其别有五而其所

以為宿衛之政令者其目則有四蓋居則有宮中之徒役公卿大夫之士庶子以為環列腹心之衛若宮正宮伯之所掌是也出則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視朝則在路門之右若虎賁士之所掌是也奉輿馬督扈從視朝則在路門之左則有大僕以掌之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是也執其兵器服以衛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則有司隸以掌之所謂使其屬帥四夷之隸是也由是言之環列腹心之衛非兵衛在內

而不出虎士之衞為重兵之衞王不出亦不行四翟之隷則以王之出而環衞諸門侍御僕從之役則以王之行而飭整騶從此宿衞之别也然環列腹心之衞則為尤重且急是故稽其功緒而糾其德行會其什伍而教其道藝所以勸之而使為善掌其糾禁而會其行事掌其政令而均其秩序頒其衣裘而時其誅賞所以警之而使不為惡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所以不使之放僻邪侈之失德以亂宫中之政令宫正均外朝之稍食

内宰均内朝之稍食所以養人心之善而保護廉恥之風此宿衛之政令也夫以貴游之子弟授之以八次八舍之職事以宫中之徒役而錯置於八次八舍之中既勸其為善又禁其為惡既不使之混淆又不使之喪廉恥心若是則凡居王之左右前後與備王之顧問應對者孰非直諒多聞之士哉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學問日新職業日修而王亦中心無為日見正事而聞正言也其餘凡係於宿衛之兵者則大司馬教之

太僕正之司隸令之師氏師之內外相統而彼此相持雖名為兵而不聞有一武夫悍卒放慢詭譎之人得以厠迹於其間者每觀成王之季呂伋掌虎賁之士非有宰臣之命則呂伋不敢以擅發召公雖得以制命非有二諸侯將命以往則召公亦不敢以專行不惟內外相制而內之夾階戺而立堂垂執劉鉞而止戈刃者則又無非冠冕士大夫是故春秋之際雖以僭竊之楚而環列之尹太師猶得以掌之是猶有太宰統宮正宮伯之

意區區之曹荷戈與殳猶有賢者如侯人之詩是德行道藝猶未有愧於宮正宮伯之所掌也乃若西漢之興雖祖周人之故意而定內外之制然已駁雜而不純矣雖然漢猶古也不惟南北軍隷於三公而衛尉光禄勲皆屬於丞相御史光禄勲歲以四科考第郎從官凡更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者無非以經明行修者為之故當時諸呂之亂滕公除宮左右執戟不肯去代王入未央宮謁者執戟衛端門不得入其效亦畧可觀矣

自武帝使世家富人犯令而入財者皆得補郎而郎選於是始衰自期門羽林佽飛之屬反隸於光祿勲以為天子私人而兵衛於是始變自宣帝又發羽林孤兒佽飛射士征西羌而禁衛始紛紛輕出光武以來其制益壞矣京師止置北軍而八校之兵併為五營南軍不復有焉中尉不掌京輔士卒城門不置屯兵郡國罷材官車騎之屯而衛尉不聞更戍之士於是北軍分為宦官所親寶武誅宦官雖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未幾即

散降王甫外旣不足以制內而內之所存者又未嘗教之使知義焉魏晉而降光祿勲不復居禁中士大夫不復與宮衞直閤帶刀變生肘腋唐與置左右金吾衞將軍掌宮中及京師之廵警烽堠凡翊衞及外府佽飛番上者皆屬焉而文武於是判然兩途德宗之世權移近習宦官握禁兵而廢立在其手矣反覆魏晉李唐之亂參觀兩漢之盛衰吾然後知周官之制不可廢有宮正宮伯矣不可以無虎賁有虎賁矣不可無司隸有宮正

宫伯與夫虎賁司隷之屬矣又不可無太宰以兼統之

冢宰屬官

或問三公與王論道經邦當時下兼冢宰而其所統六十官之屬往往皆士大夫所不屑爲之務何也曰此固所以論道經邦也人徒見夫内外庭宿衛之士士之賤者也烹庖饔膳之士士之辱者也魚腊酒漿醯醢之物物之微者也次舍幄帟裘服爲末用而宦寺嬪御洒掃使令爲冗役也而不知夫三代以還所以蠱壞人主之

心術而侵奪大臣之權柄者往往皆是人為之蓋公卿大臣其內外則有限其進退則有時不得日侍人主之左右前後也若夫侍御僕從之人備趨走使令之職而人主宴私玩狎之際無不與之同焉比其極也則變換其耳目感移其心志伺候以迎其旨夸靡以中其欲小廉小謹以市其信人主一墮其中則亦何所不至哉故雖以文武之聖而侍御僕從猶樂於得正人而周公之所以相成王而詔後世者又不獨見於太宰之屬他日

立政之作尤拳拳於綴衣虎賁趣馬之微焉昔者先王之時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而前巫後史卜筮瞽侑凡所以在左右者無不致其謹焉用能保護君心養成聖德宦官宮妾便嬖側媚得以趨走使令於前而不得以乘間取榮竊寵竊威福也周公之深智遠識固有見於此是以亂萌禍機之所在無不究極用見古人輔相之事業皆格物窮理之學要非屑屑然樂親群有司之細務而厚集權勢以尊己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後

世識此意者諸葛孔明一人而已漢初猶存此意士大夫所不至者惟後庭爾朝夕出入禁闥洞然無内外之限故人主親士大夫之時常多而親宦官宫妾之時常少日見正事日聞正言心安而耳目熟論道經邦之地固造原立本於此也自武帝宴遊無度於是外庭日疎内庭日親公卿大夫一切隔絶不接見而小人獨在左右事趨媚矣大臣無權而小臣専權異時闗内侯騎都尉之爵下及於烹庖樂工醫師之賤至鳴玉而曳組房

闥有制政之漸妃妾起巫詛之風閽寺擅廢立之權夫誰得而制之微物細事其傾禍毒國至於此烈也而今世儒者顧方不屑意於天下之細務溺意髙遠學僻而事左異日敗理傷化則往往起人主厭薄之心是故書生之清談而迂闊者不足怪也論道經邦之事業當於太宰屬官而求之

內治　宮伯

衛　湜

雜說周制士庶子及凡守衛王宮者掌於宮正宮伯等

而屬於冢宰祿秩衣裘歲月均恩班數有加所謂文武
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羆熊之士不二心之
臣保乂王家如此至秦則不然尊君抑臣之法直行於
父子收司連坐之法直行於宮禁平時環衛殿廷如坐
針氊視人主畧無仁恩私義一舉動直入於法故荆軻
逐秦王殿下環視而不敢救其少恩之禍直至於此高
祖與羣雄角逐天下此等諸將北面為臣心常鞅鞅叛
逆交作惠帝即位此正主少國危大臣未附之時况呂

后專權諸呂睥睨宮禁一旦有意外之變左右前後皆非人主腹心之人此亦可憂故方即位即賜中郎郎中外郎宦者尚食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太子御驂而權一時之宜也後來誅諸呂迎立文帝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文帝不得入太尉往諭乃引兵去此則知禮知義緩急軍變有所憑仗者矣文帝會得此意一入宮即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亦為吾之押衛歟太平經國書曰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風化

並行故贊治之官皆曰宰内宰屬太宰者意其治家之道亦多權衡審訂於大臣大臣格心之所自出歟今攷内宰下大夫二人命士十二人自内小臣奄官凡將命洒掃之人自九嬪至女内史凡内官自典婦功織紝衣服凡掌内之事皆屬焉而隷於太宰盖女寵近習所以移人主之德者大臣總之無敢踰節皇父作相膳夫内史皆不得人巷伯之雅寺人為之雖奄官亦遴其選晉侯近女而惑疾醫和以為趙孟之過古人致君二南之

化其道由此東周宰職不競春秋首書宰咺賵妾甚者三公逆后其何以正王闈乎漢大長秋為后卿盖内宰之意自中宫僕謁尚書黄門宂從如小臣之屬自内府令如内司服之屬猶領焉至於從帝入宫贊道内事若中常侍與凡侍内掖庭暴室御府祠祝之輩與夫勾盾中藏府令承典掌貴人采女宫婢侍使服食游觀諸事皆少府統焉職分既分不相干涉漢初大長秋中常侍參用士人鄧通雖為文帝倖人猶聽丞相檄召欲斬之

自東京悉用宦者士大夫既無復與聞而隸少府者徒以文屬大尉楊秉糾中常侍而尚書詰以三公統外越分奏近臣蓋三府之令不行於便嬖況后妃乎然前漢置大長秋以掌后宮者士大夫也猶可以節制後宮咸帝勑許后減省用度許后上書辨論且恐官吏以詔書繩之猶有周家氣象後漢遂改以宦官然宮中財用尚付之有司章和以後盡用宦者總領自此不領於外朝及隋置殿中監唐置內諸司使凡王服食器用一切付

之奄人之手大臣不敢問則成周設官之意無復存者

論通内外之情嚴内外之辨　鄭伯謙

或問内宰之職治王内之政令分其人民以居之内宫何以容人民之居處凡建國佐后市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王后何以與市井之細事内小臣掌后之好事於四方掌后之好令於卿大夫婦人無外事何以外通諸侯而内交群下内宰既掌宫中之祭祀而女祝又掌王后之内祭祀漢家尚除秘祝今女祝之設豈無執左

道入宫而為厭禱者有府史胥徒有官宫宫妾數者混然淆亂雜居而錯處豈無為淫邪以汚宫壼者后夫人以下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自有定數也何以獨不著其數典婦功典絲枲追師染人屨人無非是人也而内司服縫人何以獨參之奄官以至春官有世婦矣而此又有世婦春官有司巫男巫女巫矣而此又有女祝春官有司服矣而此又有内司服冬官有鍾氏染羽矣而此又有染人獨不可併省而合於一也凡此十

有九官之職事三等之官長其所議論者固不一也姑以是八者而言之則尤為可疑者曰子之所以為疑非以夫后與市事則内外為相紊人民官吏與宦官宫妾雜處則内外為相亂有外祭祀則内將有厭禱之事有天官等官又有春冬等官則内外猥多泛濫之職耶此正周公立國之規模維持之周密而措置之纎悉詳盡者不以通内外則以嚴内外者也夫以宫闈之尊嚴而與市井之猥賤以王后之秘密而行諸侯卿大夫之好

禮以士大夫之自貴愛而雜奴僕熏腐之餘亦幾近於褻矣然家與國非異政王與后非異體內庭與外庭非有異勢也且王后之分陰陽之理相佐以相承者也王則立朝於前以先乎義后則立市於後以後乎利朝市何嫌於相關乎天子享諸侯王后則亞獻上公侯伯子男來朝夫人則致禮四方何嫌於有好事乎前有宮人之職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寢處燕息沐浴櫛礩私猥之事而隱然厲其敗禮敗度之心後有典婦功等取中

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掌衣服冠履之物而防人主奢侈之私用度耗費之漸以去其害國亂政之源士大夫何嫌於處内庭乎凡此無非所以通内外而同之也分其人民即宫壼之執事室廬府之在内者至於府史胥徒賈奄奚工女酒女漿女籩女醢女鹽女冪女奴女御則又自分而爲内外天官世婦以廣嗣爲義春官世婦卿也以掌女工之宿戒名同而官異則不得不分外司服所以掌外朝之服飾内司服所以掌王后之服飾鍾

氏染羽毛以充國之用染人掌絲帛以充王后之用內有不可以兼外者典婦功典絲枲之職雖用士人而內司服縫人之職則自用奄人外則有不可以至內者神所在而有之先王隨所在而祭之不惟以示忠厚不忘之心亦所以為交神明合三才之道故在內則有女祝在外則有司巫內外不敢互用也國君過市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是市雖立於后而過市之禁則極於嚴

内外未嘗相雜也以至九嬪世婦女御之不著其數亦以所嚴内官之選不茍於色不輕於澤以濁亂宫闈之内凡此又無非所以嚴内外而畀之也蓋昔者先王之意以為内外不通則内外間隔藩牆有比鄰之畀精神扞格而不通法令窒礙而不行利害相視而不相成非宫中府中一體之意至其一於通而不行之以嚴則又不免於尊卑之煩紊男女之濁亂職事廢弛而不舉知慮疎畧而不周者亦非辨方正位設官分職之意也天

下猶人之一身也耳目口鼻各司其官而不相爲用先王之所以嚴內外者實似之至於精神氣血之所以周流於一身者則未嘗壅遏而不相通先王之所以通內外者實似之周衰王制不明內外之政甚無足觀者朝市異路王后不同心椒房之重反挾蠱媚之道門庭閨闥之内尚不暇於整飭而況市井之細諸侯卿大夫之事乎妃嬪媵嬙列屋而望幸負寵而爭妍宮掖有醜惡之聲妃妾起巫詛之風奄寺擅出納之權宦官宮妾相

與亂其內而公卿大臣踈隅於外莫有誰何之者矣究論所自則皆始於太宰之權去而內宰以下十九官之職不領於大臣也嗚呼大臣之權去內外之禍蓋有不可勝言者

御敘之法　孔頴達

正義曰解周名為女御之義以其御於王之御法案周禮王有六寢一是正寢餘五寢在後通名燕寢其一在東北王春居之一在西北王冬居之一在西南王秋居

之一在東南王夏居之一在中央六月居之凡后妃以下各以次序而上御王於五寢之中也故鄭注周禮九嬪云凡御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陽契制故月上屬為天使婦從夫放月紀月紀是星也而婦人上御必有女史彤管以紀之毛詩傳貽我彤管云古者

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其罪殺之后妃群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之事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著之於左手既御著於右手事無小大記以法

內宫問　　羅願

或問禮記所載后夫人嬪婦女御之制其合於古乎曰不然嬪婦女御則信有之若夫人則諸侯之妃不在王宫何以明之吾稽之周禮九嬪實亞后而夫人不與焉

內宰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內小臣曰若有祭祀賔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此皆自后而下輙及九嬪無所謂夫人者曰夫人坐論婦禮者也烏可以職求曰坐論婦禮則其不見於禮事也可矣然內司服祭祀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則冠服亦不及焉何也夫夫人之等視諸侯九嬪之等視卿天子以內

之卿代外之諸侯以内之嬪代外之夫人是或一道也曰然則漿人之職何以云夫人致飲掌客之職何以云夫人致禮曰漿人之致飲此職之在諸侯國中者爾王后有酒正致飲侯國無之故以漿人周禮之所記有掌侯國之事如環人訟敵國之類者多矣若夫掌客之職亦諸侯相見之禮若諸侯朝天子皆於其湯沐之邑而取具不以勤王人且致饔致享其禮隆甚皆非天子接其臣之事考其職先言王合諸侯次言王巡守殷國次

言凡諸侯之禮次言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知此言諸侯之禮者諸侯相為賓之禮也有同姓之國有舅甥之國有夫人父母之國則夫人為之致禮若天子之宮固有后在而夫人何至與諸侯行禮邪曰然則王宮之無夫人審矣則嬪婦女御之分處六宮也柰何曰六宮之處嬪不在焉古者六宮九室六宮以象王之六寢王后之所治也世婦為后之屬實分掌之九室以象卿之九列九嬪之所居也女御為九嬪之屬實分處焉

此禮所謂后立六宮又曰内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列九卿朝焉者也嬪各有室不在六宮或曰何以知世婦屬后女御屬九嬪曰内宰上春詔王后率六宮之人而生種稑之種獻之于王而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其職曰世婦掌女宮之濯溉率六宮之人共粢盛則是世婦屬后之驗也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各率其屬以時御敘於王所而女御云掌御敘于王之燕寢則是女御屬九嬪之驗也曰嬪次于后則嬪當以何人爲之

曰嬪之義尊矣古直以嫁爲嬪故書云釐降二女于嬀
汭嬪于虞詩云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
京所謂九嬪者蓋亦從后而嫁者也天子求后同姓之
國以娣姪媵之備官而行數至於九皆自彼而具不待
天子自擇此古所以有一娶九女之說也曰然則御敘
之法柰何曰先儒以王后以下分爲十五夕其實不然
夫内寵無並后以王后之尊而下至與庶妾更進迭退
一月而再見其爲降也甚矣古以貴賤爲接見之疏數

故小星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又云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夙夜在公貴者也故其接也數抱衾與裯賤者也故其去也亟以禮言之天子之后每夕皆進于王所以正内治故詩序云賢妃貞女夙夜警戒是也取於休沐之義以五日一休一嬪與其御進又五日一休一嬪又與其御進凡四十有五日而九嬪畢見凡一時而再見凡一歲而八見此嬪御進見之大數也自諸侯大夫以下其妾媵有多少然皆用五日之制内則曰妾雖老年未滿

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也曰然則世婦不進御歟曰否周禮九嬪掌以時御敘于王所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惟世婦不然掌喪祭賓客之事而已月令仲春之月后妃率九嬪御亦不及世婦世者代也婦又已嫁之名蓋先世女御之老而無子者為之故王制云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卿老亦致政而歸者則以先世之臣妾在所當敬故也是以內宰於六宮九嬪九御皆教而獨無教世婦之說以其素習於禮不待教也或曰諸侯之宮何

如曰諸侯之娶五人若三人左氏傳曰秦伯納女五人
哀姜之嫁亦有葛屨五兩之語則并夫人爲五也公羊
言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而陳有元妃二
妃下妃之目則是并夫人爲三也至其宫則半天子故
禮曰卜三宫之夫人世婦之吉者此其降殺之序也至
其末也齊桓公之夫人三内嬖如夫人者又六人則是
九人也晉文公以夫人禮逆懐嬴然猶曰班在九人則
是亦九人也而齊襄九妃之外又有六嬪皆有所依倣

其僭侈甚矣不可以為法

内外論

王應電 後同

按内宰寺人閽人世婦女史等職所言后宮其辭不一曰内宮對王宮為外而言曰北宮對王宮為南而言曰中門以内外之中而言曰王内曰王之北宮曰王宮中門並係之王而言也其曰六宮者乃后所立六宮擬于六宮者故曰以陰禮教六宮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是也其曰女宮者乃民間女服事于六宮典司職事

于后宫之旁者故曰帥女宫而致于有司帥女宫而濯溉爲齎盛莅陳女宫之具觀寺人稱掌王之内人及宫中之戒令王之内人則指女御言宫女即女宫之人故不係之王也夫所謂六宫者舊說以爲王有六寢后象王立六宫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夫此但足以爲六寢耳苟以此而當六宫則王之六寢亦可以稱六宫乎記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内和

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

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

治愚謂天子之六官天地春夏秋冬后之六宫其職掌

亦畧相似凡后夫人進御與夫内外命婦之命爵宫卿

宫女之進退及酒漿之事皆屬天凡師氏保傅教化之

道與夫蠶桑立市舂饌之事皆屬地春掌禮樂凡器數

祝史之類夏掌政令及拜爵救日月之類秋掌典刑及

刑女之類冬掌工事若絲枲宫室死喪之類盖自有一

定而不可易者此則所謂六宮也六宮立矣求人而治之于是有内外命婦之官所謂内命婦者三夫人之于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故無官職九嬪掌六宮之事秩比于卿世婦取于國中以廣繼嗣治禮事秩比于大夫女御亦取于民間盖六宮不能無役使因而得進御故以為名秩比于元士者也然傳曰古者天子立后一娶十二女謂后與三夫人各媵其姪娣二合之為十二今言九嬪而不言三夫人自世婦已下皆不言其

數者以天子之例推之六官唯有六卿三公則官不必備唯其人皆以六卿兼之則是后之六宫當有六嬪乃其正職三夫人者亦不必備蓋或以嬪婦而攝夫人之位或以夫人而行六宫之事所謂十二女者長者先行幼者待年于國未必一時皆備而六宫之官不過以先王嬪婦久于禮者掌其職豈必王之所娶且君子不苟于色世婦女御有婦德者充之無則缺焉豈拘拘于二十七八十一之數哉又有外命婦者蓋宫禁深嚴知識

不能無壅蔽內外限隔凡事亦未易通達故每宮以卿之內子二人大夫之命婦四人士之妻八人詔相其禮事大夫言下士言中蓋錯舉之也女府掌每宮文書器物女史掌每宮書寫奚以給使令之役皆擇民間女之賢能者夫唯周禮設世婦之官則臣民婦女之賢者得以效用于后之左右而后宮之禮法得以為式于臣庶之家所以上下交而為內治之法于天下也舊說以為奄卿夫自古及今豈有奄而為卿者若果然當如內小

臣之例以奄字貫于上士之上亦當云奄卿二人矣又引漢法大長秋等亦用士者豈有士人在上而府史皆用女手此皆悖理之大者或疑卿大夫士庶之妻至于王之北宮于理得無妨乎曰后夫人進御但至王之寢不至后宮猶后之不至王朝故外命婦等得至后之六宮無嫌也

內宰

內宰教嬪婦之法此古今人世昏明偏全澆淳美惡之

一大界限也夫天下有一男子則有一婦人豈男子有教而婦人獨可無教乎故古者宮中設師傅保姆之教民間亦必有女師是故祭祀賓客禮也關雎所稱琴瑟鐘皷樂也國風諸篇詩也女史所記書也非學何以能之唯如是故古者女子之盛德髙識若敬姜孟母者無忝于男子故凡祭祀賓客喪紀有男子之事則有婦人之事非但獨居驕蹇而已是以能上奉神靈之統下理萬物之宜也此所謂内宰之教葢傳其學于師傅保姆

而教之然亦有齒尊德劭如昭帝后之親受書于夏侯勝者矣秦漢而下其君既無修身齊家之學乃以呂不韋審食其武三思領後庭之事遂使人疑而不復信茍得人如內宰者以治之豈有是醜哉以是知周公之法似迂而實切也

后夫人禮事

后夫人與尸賓獻酬后哭諸侯嬪御弔臨于卿大夫之喪此古人之至大禮非中古巳上莫之能行也禮國君

取夫人之辭曰與寡人共有宗廟社稷故祭必夫婦親之天子以天下為家建侯樹屏雖世爵而必命有德者故其來朝以禮神之禮禮之是以后皆從王古者君臣同體大臣之死王為之服故后夫人亦有弔臨之禮且古者世道淳篤人心純一普天之下之人專以行禮為務而無淫姣袤僞之風為之尸者則足以象神而人亦以神事之為之賔者果才德出類而人亦以賢禮之有喪者主于哀戚而人之弔之者亦真有哀戚之心是故

可以行獻酬弔臨之禮而無嫌也况所謂尸者皆王同姓懿親而卜吉者苟匪人則不足以為尸矣所謂賔者亦微子箕子魯公太公之流苟泛常諸侯則宗伯攝之矣所謂弔臨者亦必王之諸父兄弟及姑姊妹耳不然則内外宗命秩視嬪御者掌之豈以少年宮嬪數數入諸臣之家以行禮哉故此皆聖王盛世乃可行也後世人不能為尸君臣無復獻酬之禮后夫人不復出宮此禮皆不必復講觀宋之宣仁賜忠宣公社飯為温公徹

朝猶有君臣一家之意後王不可不知而周禮自當存之未可以輕訾也

奄人

奄人之用不一内小臣諸奄之長主在后之所寺人主世婦而下之禮事酒人漿人籩人醢人醯人鹽人幂人舂人饎人槀人守祧皆與女奚為類内司服縫人至與女御女工共事奄之類亦不同一是生而隱宫者或男或女皆有之一是男子犯宫刑而去勢者皆精氣閉藏

揔稱曰奄用則二者兼之盖男不可入女不可出唯此
可便於內外勢不得不用生而奄者與瞽矇修聲之意
同先王無棄材之意有罪而奄者與墨者守門之意同
先王不終絕人之意或者謂國君不近刑人若飲食衣
服戶庭廟祧皆至近而切者且詔相于王后共職于嬪
御終為男子似亦非宜柰何盖于天奄之人必擇其有
賢德者其女類而天奄者於宮嬪之側尤為相宜想古
者必多用之其宮刑之人必有犯大過誤赦其死而奄

之其人樂生而願爲善者乃可用之耳若年少犯淫而奄者又如後世孩提而奄者色心方熾而不除豈可以侍至尊而伍女御哉且爵止于上士忠謹者自知勸員限于四人五人憸邪者何所容又統之以太宰而內宰專統之彼胡得而竊弄且其所掌不過傳命服食之小事與相道內人之禮事女宮之戒令而已王未嘗與之圖議而預朝廷之事雖近而實不近也

論泉府賒貸　馬端臨

按周禮一書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特不過病其官冗事多瑣碎而煩擾耳然愚嘗論之經制至周而詳文物至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官毋足怪者有如閽閣卜祝各設命官衣膳泉貨俱有司屬自漢以來其規模之瑣碎經制之煩密亦復如此特官名不襲六典之舊耳固未見其為行周禮而亦未見其異於周禮也獨與百姓交涉之事則後世惟以簡易闊略為便而以周禮之法行之必至於厲民而階亂王莽之王田市

易介甫之青苗均輸是也後之儒者見其效驗如此於是疑其為歆莽之偽書而不可行或以為無關雎麟趾之意則不能行愚俱以為未然蓋周禮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則非直周公之聖可行雖一凡夫亦能行之三代之後則非直王莽之矯詐介甫之執愎不可行而雖賢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蓋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禄邑分土而治家傳世守民之服

食日用悉仰給於公上而上之人所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於其子孫家主之於其臧獲田土則少而授老而收於是乎有鄉遂之官又從而視其田業之肥瘠食指之衆寡而為之斟酌區畫俾之均平如上地家七人之類是也貨財則盈而歛乏而散於是乎有泉府之官又從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或賒或貸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如此司徒之任則自鄉大夫州長以至閭胥比長自遂大夫縣正以至里宰鄰長歲終正歲四時孟月皆徵召其

民攷其德藝糾其過惡而加以勸懲司馬之任則軍有將師有帥卒有長四時仲月則有振旅治兵茇舍大閱之法以旗致民行其禁令而加以誅賞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盖弊弊焉察察焉幾無寧日矣然其事雖似煩擾而不見其為法之弊者盖以私土子人痛痒常相關脉絡常相屬雖其時所謂諸侯卿大夫者未必皆賢然既世守其地世守其民則自不容不視為一體既視為一體則姦弊無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矣自封建變而

為郡縣為人君者宰制六合穹然於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則諉之百官有司郡守縣令為守令者率三歲而終吏雖有龔黃之慈良王趙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異境積日累月方能諳其土俗而施以政令往往朞月之後其善政方可紀纔再朞而巳及瓜矣有疲懦貪鄙之人則視其官如逆旅傳舍視其民如飛鴻土梗發政施令不過受成於吏手而欲以周官之法行之則事煩而政必擾政擾而民必病教養之恩惠未孚而追呼

之苛撓已極矣是以後之言善政者必曰事簡以周禮一書觀之成周之制未嘗簡也自上不分胙官不世守為吏者不過年除歲遷多為變文自營之計於是國家之法制率以簡易為便慎無擾獄市之說治道去太甚之說遂為經國庇民之遠猷所以臨乎其民者未嘗有以養之也茍使之自無失其養斯可矣未嘗有以教之也茍使之自無失其教斯可矣盖壤土既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周長吏數易則設施有所不及竟於是法立而

姦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靖猶或庶幾稍涉繁夥則不勝其漬亂矣昔子産聽鄭國之政其所施為者曰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此俱周官之法也然一年而輿人謗之曰孰殺子産吾其與之三年而誦之曰子産而死誰其嗣之按鄭國土地褊小其在後世則一郡耳夫以子産之賢智而當一郡守之任其精神必足以周知情偽其念慮必足以洞究得失決不至如後世承流宣化者之以苟且從事也而周制在當時亦

未至盡隳但未能悉復先王之舊耳然稍欲更張則亦未能遽當於人心必俟磨以歲月然後昔之謗讟者轉而爲謳歌耳況賢不及子產所蒞不止一郡且生乎千載之後先王之制久廢而其遺書僅存乃不察時宜不恤人言而必欲行之乎王介甫是也介甫所行變常平而爲青苗諉曰此周官泉府之法也當時諸賢極力爭之蘇長公之言曰青苗雖云不許抑配然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

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蘇少公之言曰出納之際吏緣為姦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受責如此則鞭笞必用而州縣多事矣是皆言官與民賒貸之非便也葢常平者糶糴之法也青苗者賒貸之法也糴糶之法以錢與粟兩相交易似未嘗有以利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為簡便賒貸之法捐錢以予民而以時計息取之似實有以濟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為繁

擾然糶糴之說始於魏文侯常平之法始於漢宣帝三代之時未嘗有此而賒貸之法則周官泉府明言之豈周公經制顧不為其簡易者而欲為其繁擾者乎謂周禮為不可信之書則左氏傳言鄭饑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宋饑司城子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齊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則春秋之時官之於民固有賒貸之事也雖當時未嘗取二分之息

如青苗之為然熙寧諸賢所言非病其取息之多也蓋以為貧者願貸貸與之而不能償則虧官富者不願貸抑配予之而并令保任貧者代償所逋則損民兩無所益固不若常平之交手相付聽從民便之為簡易兩得之然左氏所述鄭宋齊之事謂之善政以為美談未嘗見其有熙豐之弊何也盖鄭宋齊列國也其所任者罕氏樂氏陳氏則皆有世食祿邑與之分土而治者也介甫所牢者天下也其所任者六七少年使者四十餘輩

與夫州縣小吏則皆干進徇時之徒也然非鄭宋齊之大夫盡賢而介甫之黨盡不肖也蓋累世之私土子人者與民情常親親則利病可以周知故法雖繁而亦足以利民暫焉之承流宣化者與民情常疎疎則情偽不能洞究故法雖簡而猶懼其病民也以青苗賒貸一事觀之則知周禮所載凡法制之瑣碎煩密者可行之於封建之時而不可行之於郡縣之後必知時適變者而後可以語通經學古之説也

泉府

王應電 後同

古之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而已于後乃有商焉注有于無自物所出之處遷之于所無之地有賈焉積盈待之自物所生之時藏之于既竭之時故商之為言以商計財利為事也賈之為言以網羅財利為心也夫以利相交人已相形不能無私已之心故一物也賣則欲多買則欲寡彼此競為虛誑爭辯于是乎起然猶自已之物欺端未甚也至於有商賈則專以牟利為事旦暮

孳孳凡可以利已而生息者無所不至濫惡偽飾凡可以欺人而覔利者無所不為于是山野之甿不得不資于市而其受屈則有無所控愬者至於天患民病乘急踊價衆方以為災禍而彼獨以為樂幸孤寡貧窮假貸稱責此方以為困苦而彼乃以為資息又大利所在則奸細于是而竊窺大衆所萃則奇衺于是而聚集故可以利民者莫如市而可以害民者亦莫如市也為民父母均吾赤子可以無處治之法與轉移之方哉是故肆

長陳其貨賄而美惡不得以混淆賈師奠其價值而貴賤不得以任意司稽巡其犯禁胥師察其飾行僨慝而詐偽不得以相欺有胥以掌其坐作出入則事不亂有質人以為之質劑則人心信服同度量一淳制而物有所準司虣禁虣亂司稽執盜賊而强暴無所容凡此皆治于未亂之前也其有犯禁而事覺梗化而成訟者小則胥師賈師聽之大則市師聽之則夫民之入市者交易而退何有不得其所者哉至于市中之物有利于人

而不厭其多者則使之阜為害于人而不可有者則使之無又有罕用而不可無宜有而不可多者故無則使之有多則使之少蓋或有無其征廛或低昂其價直以示夫去取輕重之意無非欲以利吾民而已然此不過以民間貨物為轉移之方耳猶未見夫君民一體之意也民有貨物不適于用市而不售者雖賤而亦樂輸也則以其價買之事居積者不得抑其價而取焉及市中既乏之而民欲買者雖貴而亦樂從也復以其價賣之擁

富資者不得高其直而與焉是以市中無甚賤之物而民之有貨者不傷亦無甚貴之物而民之有用者不困也然此猶有交易之意也至于民有喪祭大事適空乏而不能卒辦聽其從官賒用事過即還蓋民有急而無措官有餘而無用賒而與之有益於彼而無耗於此所謂惠而不費者也然此猶欲其還也至于民有極貧者則遂貸而與之以其不可以為繼故以國服為之息蓋力者民之所自有而無待于外公事者上之所不能無

而必欲假之于民者故貸之而使服國事下之用物者若食其力上之與物者若假之直與焉而不損周焉而可久以是而保息乎貧民市法之善莫大于是也後之人心量既非古人之心量俗儒或以時政而妄釋經語纖人或屈聖經以便巳私因有禁貴價斂滯貨之云遂為均輸之說賤則買之貴則賣之使富商大賈不得牟大利人主乃自為商賈而牟利焉因國服為息之云遂有放錢收息之舉惡豪民之取息病民人主乃自為

豪民以病民焉彼瞽聾者遂因而訾聖經謂之何哉愚嘗因是而推原夫聖人制利之心矣盖利者人所同欲也多亦何用財者本無所用也竭則廢事故聖人者立為政教使愚夫之自足其用亦不能不取之于民以足國之用耳豈有立為巧法人棄我取以陰奪民利又為之固財自守坐視民之困窮而不救復愚弄之使之借而出息哉故夫商功計利奪彼與此日積月累以肥其家者匹夫之行也以宇内為家通有無同憂樂以均平

為事而不使有一夫之不獲此天子之事也故君猶天也覆載生成豈有利于物相之于天下也乃家事也君民一身豈有助君以為斂于民且古者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盡藏于己于後而有借孔子曰有馬者借人乘之借而收息乃周衰已後事註疏一差荆舒因執之以殃民然亦未有能推聖人公天下之心以明經旨而服其心者愚是以不能無遺喙也彼賈人之子簒弑之流皆不足道嘗因是而反復熈寧之事以謂安石承宋室

削弱之弊欲起而振之是矣謂當時之務莫急于强兵强兵莫先于富國亦未爲失但謂富國須取之于民此念一興其謬何啻千里遂以市井之心用市井之人行市井之事且操君相之勢執平治天下之説而行之視彼禦人之刼奪而猶有所畏忌者殆加數等矣後之人猶以其文章餙行而不敢非之夫文以載道失道而文亦何所用行檢而失其大經亦陳仲子之流耳何足道哉

司徒教民樂正教國子

司徒以五典教民樂正以樂教國子自虞書分命夔契王制周禮尚遵其法王制以樂正列於冢宰司徒司馬司寇司空為司徒者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七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為樂正者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以王制言之則司徒所教之成材僅得

升於樂正教國子之學周禮大司樂即樂正之官掌成均之法成者如蕭韶九成均者如樂律十二均盖以樂取名其僚屬有樂師大小胥大師鍾師磬師笙師籥師等官皆以明樂為國子師惟師氏保氏非專以樂官教國子保氏教六藝樂亦在其中以周禮言之則司徒卿也大司樂中大夫也或者殷周官制不同爾契之為司徒其教民專以五教為主孟子所謂人倫之教然師氏以三行教國子亦未嘗不用五典也夔之為樂正其教

胄子專以樂為主即周禮所謂成均之法也然司徒以六樂教民亦未嘗不用樂也况司徒所教升於國學則俊選皆造又例以教國子者教之且樂官之教非止於樂詩書禮樂皆在焉以其教國子不曰教官而正以樂名官司徒教民者始名之曰教官聖人公天下之心也古樂既廢而國子之官不知樂冐其官稱而已自漢以來尚以國子之官為太常之屬猶存典樂教胄之意至隋開皇十三年罷隷太常别為國子寺後改曰學又曰

館曰監不相統攝矣司徒掌教而以戶部擬之太常國子之官俱不知樂司徒亦不知教古人設官初意盡廢矣司徒之失其職由周禮誤之此俞壽翁所以作復古編也司徒之職宜當首言五典而其間多司空百工之事僅三物五禮六樂數條可為司徒本文爾自宇文周立周禮六官隋唐因之今吏部禮部兵刑工之目實始於隋以吏戶禮為左司兵刑工為右司則自唐神龍元年始也後人因考工記補司空遂以工部擬之因司徒

詳於土地遂以戸部擬之自六典多錯簡莫覩其全書隋唐變官制愈失其本職教民教國子之官豈復虞周之舊王制出於漢儒不足深信司徒樂正之教則虞書周禮可證